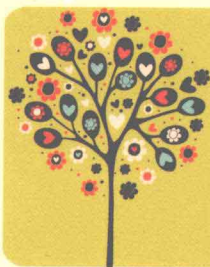


★用温馨的故事和幽默的情节打开孩子的心结，自信、阳光、健康地成长。

问题非儿

【美绘版】

保冬妮 著



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

Bao Dongni Ertong Chengzhang Xiaoshuo



重庆出版集团·重庆出版社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



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

BaoDongniErtongChengzhangXiaoshuo

问题非儿【美绘版】

保冬妮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问题非儿 / 保冬妮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3

(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)

ISBN 978-7-229-03666-9

I. ①问… II. ①保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2601 号



问题非儿

WENTI FEIER

保冬妮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宋艳歌

插画作者: 罗屹

装帧设计:  隋燕冬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0.5 字数: 168千

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03666-9

定价: 19.80元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保冬妮

保冬妮

儿童文学作家，编审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心理咨询师、家教工作者。

已在海内外出版儿童读物及图画书 80 余部、400 万余字；著作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第五届国家优秀少儿图书奖、冰心文学新作奖、冰心图书奖等奖项。



我的字里有味儿、有画儿、
有摸得着的和摸不着的感觉。



有问题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。

但是，孩子是不应该和沉重有什么瓜葛的。

当孩子被称作“问题少年”、“问题少女”的时候，事情一下子好像很严重。那么到底是谁有了大问题了？是孩子？是父母？还是老师？

这本书里隐含着答案。

我常常为这些被称为问题的孩子抱不平。

大多数的孩子其实没问题；有问题的是家庭或老师。

如果你看完了这本书，也一定会点头说：非儿没问题。

这本书在 11 年前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叫《问题非儿》，有点严肃的名字，



虽然不像时下的少年小说那样轻松和搞笑；但是，同样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。孩子们写来的信像秋天的树叶一样飘进了我的书桌，他们中有男孩子，也有女孩子。他们说：“我有和非儿一样的经历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是个好孩子。”孩子们感谢我，说有这样的书为他们站出来说话，他们觉得自己不孤单。好玩好笑的书或许可以让孩子获得轻松，但是，真正能给予孩子信心和力量的书，往往是不那么叫你发笑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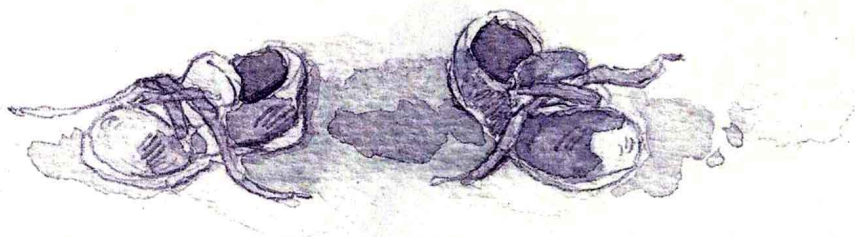
尤其让我们笑不起来的是，当下男孩子的教育，很让人忧虑，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没有提供最科学的教育方式，甚至连老师和家长都没有认识到，男孩子的成长与女孩子是不同的。女性模式的教育理念，限制了男孩子的健康成长。我们没有给男孩子留出可以发挥优势的成长空间和时间，在这样的教育机制下，我们教育出的男孩子有极强的挫败感，没有信心和勇气，缺乏责任感和担当精神，因为他们在机械记忆和被迫压抑中成长，失去了主动、乐观、宽容的心态。也许从非儿的故事中，你已经看出了他的家庭、社区、学校给了他多么大的误解和错评。

非儿的故事不是杜撰出来的，这样的事情天天在我们周围发生。所以，天津电视台曾经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，很多爸爸妈妈看了以后，都开始用更柔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孩子。没有问题的孩子，只有问题的家长。爸爸妈妈做得不够好、不够科学，造成了孩子心理和生理以及行为上的问题。这些孩子一旦成长为大人，他们会依然成为生活的失败

者，然而，我们有多少人知道，很多个人问题是出在了他（她）的原生家庭中，是父母的问题，造成了他（她）一生的问题呢？

家长和学校要学会改变心态，家庭没了问题，孩子自然是没问题的。学校没了问题，孩子怎么会有问题？

站在孩子的视角，给孩子应有的空间和时间，除了送他们欢笑，更要教会他们思考；这，才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感。





- 01 / 爱惹事的非儿 · 1
- 02 / 被训的非儿 · 17
- 03 / 非儿钓了一条不听话的鱼 · 29
- 04 / 想做好孩子的非儿 · 39
- 05 / 遭受打击的非儿 · 47
- 06 / 纸飞机事件 · 57
- 07 / 电梯里的勇士 · 67
- 08 / 勇士也有难过的时候 · 79
- 09 / 相遇在麦当劳 · 87
- 10 / 课堂上的探险 · 93
- 11 / 非儿不是不听话的鱼 · 103
- 12 / 非儿走近濒危的边缘 · 109
- 13 / 寻找非儿 · 119
- 14 / 两个人的“星球” · 131
- 15 / 非儿给大人物写了信 · 137
- 16 / 非儿还是非儿 · 145



五年级的非儿放学了。

这是秋天的一个傍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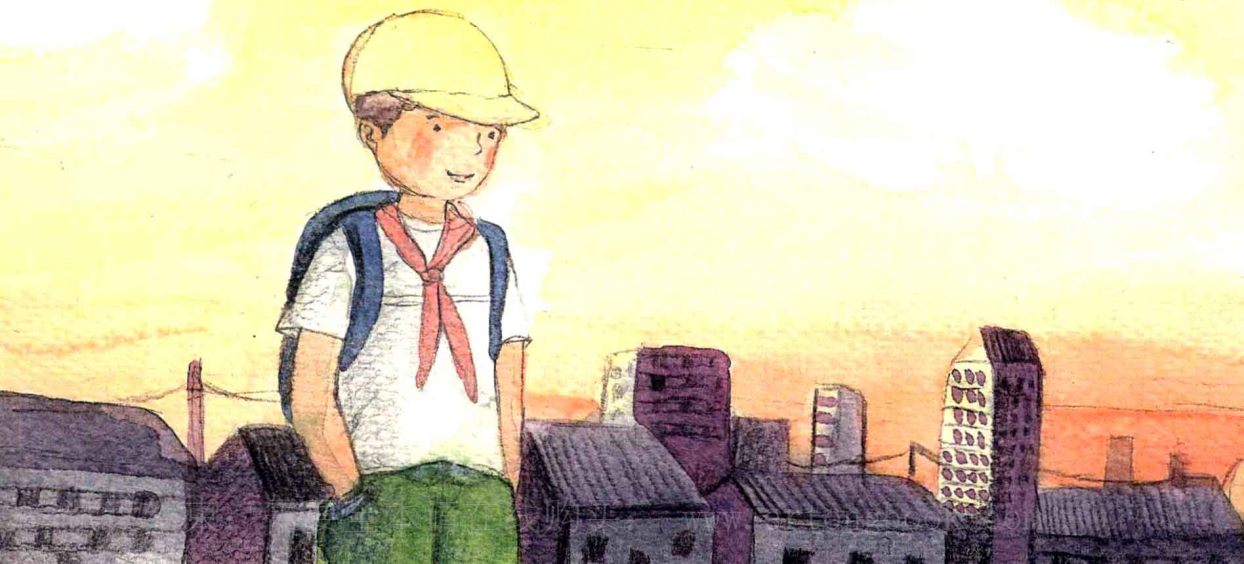
非儿戴着小黄帽，甩着书包，跟出笼的小鸟一般飞出学校。非儿的身后没有别的小伙伴，这使得他的快乐缺少了分享和交流。和别的搭帮结伙上下学的小孩子不同的是，非儿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谁让他是一个大人眼里爱出问题的孩子呢？

非儿从不像大人那样看待自己，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挺正常的，只不过，他不想让自己像其他孩子那样绝对地服从大人。从小他就讨厌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，无聊地去当“跟屁虫”。上街买菜呀，或是跟爸爸妈妈上班呀，这都叫他头疼。非儿都11岁了，可是，只要跟在妈妈身后，她不是横眉立目地喊着叫着“非儿这儿来！非儿那儿去”，就是拽着非儿的袖子拽来拽去，仿佛非儿只是一件空瓢儿的衣服。这太有损非儿的男子汉的形象了。

特别是跟着爸爸去他的公司，嗨，别提了。这个上来摸摸非儿的头，那个上来揪揪非儿的脸蛋，甚至上来就亲非儿，非儿简直成了大熊猫了。可就是大熊猫也不能让人乱亲呀。非儿可烦这事了，他尽量躲着大人们伸过来的手和嘴。

你们想想，如果非儿和那些大人们调个位置，非儿也不商量，就去摸那些男人女人的头发，揪他们的脸蛋和耳朵，并且撅起有烟味、蒜味、口香糖味的嘴去亲他们，他们就是不给他一巴掌，至少也要大喊一声“非礼”。

但是，作为小孩子的非儿，必须容忍这种非礼，因为规矩总是要求小孩子服从。小孩子们于是要比大人心胸宽阔才行。非儿有时心胸很宽阔，也就容忍了大人的无理行为；非儿有时心胸很狭窄，就守卫起一个孩子的尊严。





刚才，没下学之前，就是非儿心胸狭窄的时候，他不能容忍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公平的行为。老师讲，以后进学校一律不准带课外读物，也不准带零食吃。对这点，非儿本身没意见，他并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，虽然有时也把连环画带进教室，但是他想起了一个连老师也忽视了的问题。

“那学校小卖部里为什么带那么多的课外读物？还有卖零食的呢？”

“任非儿！站到墙角去！”

老师眼里的非儿又是在故意捣乱，非儿一直在墙角站到下课。

这能让非儿想得通吗？为什么自己不能提问题？提了问题，就被罚站？不让小孩子带课外读物和零食上学也许是对的。可是，为什么大人却可以在小卖部卖零食和连环画？那么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买学校的東西呢？还是认为大人比孩子更有权力带那些东西进学校呢？

非儿感到不公平，他老是有好多问题。他也奇怪，别的同学怎么不像自己一样，给老师出难题呢？自己果真像老师说的那样，是问题非儿吗？

问题是，有问题又有什么不好呢？

非儿并不认为“有问题”是一件坏事情。

他一个人沿着二环路往家走着，路上成串儿的汽车你挨我，我挨你，挤在马路上飞驰不起来，一辆辆汽车屁股底下喷着蓝烟，



给本来就不蔚蓝的天空增添了更混浊的空气和一股子臭味。

非儿跳上人行道的石栏，石栏下是一条几乎不流动的河水。深绿色的河水稠稠的，像是绿粥，“绿粥”上漂浮着白花花的泡沫。

非儿就沿着这条河走，一直走到立交桥底下。

“咦，这里的白沫沫怎么越来越多了呢？”

非儿的眼睛落在了河面那白花花的泡沫上。

稠稠的河水之上漂浮着惨白的泡沫，宛如流着脓的伤口，发出一阵阵怪味。河水暗暗的，没有小鱼游动，只有小虫在臭水上飞舞。死死的“绿粥”，静静地、一点点地、被人忽视地缓慢浮动。

非儿不知道这条河是从哪儿流过来的，也不知道这条河要流到哪儿去。只知道，这条离家不远的“绿粥”河时稠时稀，清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他踮着脚，抱着河边的水泥栏杆，探着身地往河里看，想弄清楚那白沫沫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河沿的水泥墙边，有一个粗大的管道，管道的一半没进了河里，也就把不知从什么地方引来的黄汤子倾倒进去。黄汤子在“绿粥”里翻滚着，脓一样的白沫沫便翻了上来。

非儿撅着屁股趴在水泥栏杆上，憋得满脸通红，他像是明白真相一般，“噢”了一声，从栏杆上翻身下来。一看身边，竟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人。他们好像跟非儿一样，也对这条平时视而不见的脏河发生了兴趣。看见非儿翻身站到了地上，一个手里

拿风筝的老头忙问：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臭河呗。”

“我们还不知道是臭河。你在那河里究竟发现了什么？”



迫不及待的长发小伙子打断非儿的话，手上弹着烟灰，滴溜儿的黑眼仁儿使劲盯着非儿。

“我就是看那白沫子从哪儿来的。”

非儿的实话没人相信。白沫子有什么好看的，流了好长时间了，又不是今天才有，难道一个男孩子对脏了巴叽的臭河水感到了兴趣？

“不会吧，是不是有人掉进了贵重东西？”

胖胖的女人，好像葫芦似的，一边摇晃着上粗下细的身体，



一边把小小的脑袋连同小小的眼睛又伸向了河面。

非儿真觉得这帮人好笑，要是再对他们说我非儿没有骗你们，我就是想知道这河是怎么脏的，谁信哪。他恶作剧地对那些等着他说出答案的人们小声说：

“我好像看见那儿掉下去一个金戒指。”

非儿的话，像是一声号令，周围的人们一下子全都像非儿刚才一样，撅起屁股，将脑袋探了下去，每个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。

只有非儿站在原地，他冲着河边栏杆上那一排齐刷刷有胖有瘦的屁股，开心地笑了。他双手往牛仔裤的兜里一插，踢着路边的一粒圆溜溜的小石子，走了。

傍晚的城市喧哗着，立交桥底下、自行车道上净是一处处摆满了杂七麻八的小百货的地摊。针头线脑、松紧带、苍蝇拍、太阳镜、洋画儿……什么都有。卖水果卖菜的乡下人也把鲜灵灵的瓜果蔬菜摆上了马路牙子，买的人卖的人你喊我叫地嚷成一片。

非儿的眼睛从人群中扫过，有点视而不见。他每天放学都路过这儿，早习惯了。他不怎么像女孩子那样爱扎成一堆儿，蹲在地上看洋画儿看贴画儿。非儿根本不喜欢那些个画儿上大眼睛、尖鼻子、小嘴儿的洋娃娃；也不是追星族，也不喜欢四大天王什么的。他喜欢的只有那些做得跟真的一样的小汽车。那一排排的码在地下的玩具小汽车真叫棒！笨头呆脑的老爷车、英俊潇洒的红跑车，的确叫非儿心里痒痒过，但是，非儿手里没有钱。春节



那会儿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的压岁钱早叫他买了游戏卡和足球票了。这会儿，他只好假装什么也看不见，扭着脖子往路边的塔楼群里走。



“嘿！小伙子！小伙子！今儿个不看小汽车啦？”

卖玩具车的老头儿抬头看见了她的潜在顾客，毫不放松，冲着非儿喊了起来。

非儿很高兴能有人这么叫他，小伙子这个称呼让他觉得自己大了许多，他虽然已经走过了老头儿的地摊，但他为了对得起这声招呼，还是绕了回来。他站在老头儿的摊上看了看：

“还是那几样啊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又不是我做的，哪能一天变一样啊。那天你看上的红跑车还在哪。小伙子，真的咱买不起，可这玩具车，光看可就不过瘾了。怎么样，今天买了吧？”

巧舌如簧的老头托起小跑车，放在非儿眼前晃着。非儿一挠头：

“不行啊，我没钱。”

“找你妈要去啊。”

老头儿怂恿着非儿。

非儿摇了摇头，扭头走了。末了，还是扫了红跑车一眼。说心里话，非儿真喜欢它，爸爸开的出租车是个红色的夏利，样子自然没有它漂亮。

“快点啊，等着你！”

老头放下了手中的玩具，挥手催促着他这位恋恋不舍的小顾客。

非儿走远了，拐进了楼群。他望了一眼自己家那高高在上的19层的窗户，心里忍不住想，干吗一年只有一个春节啊，要是有两个或者三个春节多好，等第一个春节的压岁钱用光了，第二个春节就到了，又能有压岁钱了，这多好，省得这么等啊等的，一年也太长了。

这也许是因为任非儿只有在春节的时候，才能得到钱。平时，他的爸爸妈妈可不是那种爱给孩子钱的大人，想买什么跟家里说了，由大人买。所以，非儿在得到压岁钱后，一下子痛快地买了十盘最新的游戏卡，剩下四十块钱，还和爸爸看了场足球赛。得，这下子压岁钱全花光了。非儿琢磨着自己怎么能说服爸爸奖励自己一辆玩具跑车。

